

19位著名诗人的
真爱情事

春天在 樱桃树上 做的事 我想 对你做

纪云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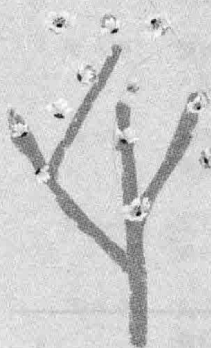
在未遇到爱情之前，他就尝到了爱情的味道
不是用身体，而是用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我想对你做， 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纪云裳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想对你做, 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 纪云裳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94-2292-7

I. ①我… II. ①纪… III. ①诗人-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249 号

- 书 名** 我想对你做, 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作 者 纪云裳
选题策划 鲤伴文化 李梦芸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一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仙 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x1230mm 1/32
字 数 148千
印 张 7.5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594-2292-7
定 价 39.8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纪云裳

青年作家

以情酿花，对饮岁月风雅
以字为舟，静渡人间心河



纪云裳公众号

纪云裳作品



《傲腹有诗书的从容女子》



《世有一人，如美景良辰：婉约词女李清照传》

发行平台：有容书邦

选题策划：鲤伴文化

策划编辑：李梦芸

责任编辑：姚丽

特约编辑：王一力

责任监制：刘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墨 QQ:344561934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聂鲁达	001
	我想对你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第二章	叶芝	017
	当你老了	
第三章	济慈	029
	爱情是一声美丽的叹息	
第四章	但丁	041
	亲爱的人啊，我曾为你这样哭泣	
第五章	里尔克	051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第六章	茨维塔耶娃	063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青春	
第七章	勃朗宁夫人	077
	我爱你就像最朴素的日常需要一样	
第八章	艾吕雅	093
	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	
第九章	无名氏	111
	我以为你会离开我，但你没有	

第十章	辛波丝卡	115
	爱情是变幻的，孤独是迷人的	
第十一章	普希金	129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第十二章	黑塞	147
	我们的生涯也要像七月之夜	
第十三章	托马斯·哈代	161
	苍老如镜，这是我最后的情话	
第十四章	艾米莉·狄金森	173
	我为什么爱你，先生？	
第十五章	鲍勃·迪伦	181
	我曾有个心上人	
第十六章	安娜·布兰迪亚娜	187
	谁把故乡的星空擦亮	
第十七章	兰波	203
	生如醉舟，生如蝴蝶般脆弱	
第十八章	罗伊·克里夫特	221
	你将我的生命构建成了神殿，而不是嘈杂的小酒馆	
第十九章	伊夫·博纳富瓦	231
	她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CHAPTER

01

聂鲁达：

我想对你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我会从山中为你带来幸福的花冠、蓝色的吊钟花、
黑色的榛子，以及许多蓝朴素的吻。我想对你做，春
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1

在一次访问中国时，聂鲁达得知自己中文译名中的“聂”（繁体为“聶”）字是由“三只耳朵”组成，于是笑言：“是的，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如果不曾翻阅聂鲁达的诗篇，你或许会以为，那不过是诗人的一句俏皮话，而当你真正读懂了聂鲁达，你就会明白，这句话实则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仅关系着他一生的情感与命运，也将指引他从一个智利乡下的孤独少年，成长为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

2

1904年7月，聂鲁达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小镇帕拉尔，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他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不久后，父亲续弦，他们便举家迁往南方的特木科。

特木科收藏了聂鲁达的童年。

他记忆的源头是漫长的冬天和雨季，那时，冰冷的暴雨会将

村落变成一片大海，房屋像飘摇的小船坚强地支撑在风浪里，屋内的火盆边则围绕着一列列火车头般的鞋子，白色的热气氤氲在火光之上。

而当雨季过去，春天也就如约而至了，阳光开始充沛，大地渐渐温暖，原始森林散发出寂静的香气，将下课后的孩子们吸引到它的腹地，去和那里各种各样的小鸟、甲虫做伴。聂鲁达曾深深陶醉其中，到了暮年，他还能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名字和颜色。

童年时代的聂鲁达长得有些羸弱，却有着一颗温柔善良的灵魂，喜欢书籍和大自然，能够用独特新颖的句子描述情感。

曾有一个猎人送给他一只垂死的天鹅，那只美丽的鸟在迁徙的过程中，遭到了围捕，被棍棒击打过。

他为天鹅清洗伤口，喂它食物，却无法减轻它的乡愁。他抱着它走过大街小巷来到河边，但它看不到那些银光闪闪的小鱼，忧伤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

不久后，天鹅死在了他的怀里，他在算术本上悲哀地写下：“是它的乡愁带走了它。原来，天鹅死去时是不歌唱的。”

把一些“特别”的句子——不同于平日生活对话的句子，写在作业本上的过程，就像发现了生活的奥秘。

“我感觉某种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躁动……”多年后，聂鲁达如此回忆缪斯第一次造访时的心颤。

当时，小小年纪的他忐忑着把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歌递给父母

看，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漫不经心的一句：“你从哪儿抄来的？”

而且，他的父母还很快遗忘了那件事，就像潦草地遗忘某件日常琐事一样。

只有那写诗的孩子，还久久被遗弃在孤独的深渊。

所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既胆怯又自负，用天真又多情的心感受着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在没有尽头的海滩上，在崇山峻岭中，在万千虫鸣和鸟啼响彻旷野的夜晚，用他的灵魂，也就是他的诗，和那片世上最孤寂的土地进行着深刻的交流。

聂鲁达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找到了诗意的密钥，那又是什么给了他生命中情爱的启蒙？

我想，应该跟他继母房中的那只神秘的箱子有关——更准确地说，是箱子里的情书和几百张明信片。

小聂鲁达曾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偷偷打开了那个箱子，以至于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在通过箱子里的那些东西寻找生活之外隐秘而心醉的乐趣，为明信片上陌生的风景，还有情书里的字句深深着迷。

他想象着，写信的人是一个极具风度的男子，信上那些深情，炽热，大胆又高妙的句子，无不让他心驰神往，感同身受。慢慢地，他感觉自己也爱上了那个收信的人，一个想象中头戴珠冠的漂亮女人，一个虚无的名字。

或者也可以说，在未遇到爱情之前，他就尝到了爱情的味道，不是用身体，而是用灵魂。

3

聂鲁达的初恋大约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他自称是一段非常纯洁的感情。

而那段感情放在他激情澎湃、海纳百川的一生中来看，也的确安静得就像秋日的早晨从野苹果树下淌过的河水。

故事发生在秋天，木梨和野苹果成熟的季节，整个南美平原都被月桂树的浓香和波尔多树的幽香渗透……

有个铁匠家的姑娘，经常在小河边洗衣服，小河的对面，就是聂鲁达读书的学校。当秋风拂过少年们的脸，他们在河水中嬉戏时，就会闻到顺流而下的少女的气息。

聂鲁达班上有个男生很喜欢那个姑娘，便央求聂鲁达为他代写情书，聂鲁达答应了，但笔到纸上，写下的全是自己的爱慕。

那些信写了什么已无从得知，只是那个姑娘不久便得知了真相。

有一天清晨，阳光洒在河面上，像流动的琥珀，空气里沉淀着甘甜的果子香，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终于在一条小巷里狭路相逢。

她问他，那些情书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

那也是她第一次和他说话，他的心怦怦直跳，不敢向她撒谎，只能慌乱地承认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羞赧一笑，笑容瞬间点亮了整条小巷。随

即，她将一个木梨塞进他不知所措的手中，便转身跑开了。

那一刻，他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甜蜜击中，心里泛起美妙的香气，如涟漪。

自那天以后，他还是经常给她写情书，她也一直送给他木梨。一直到他去外地上学，他们的交往才结束。

至于这段感情是因为什么而结束，有一种比较可信的推测就是，那个姑娘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很快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别人，而聂鲁达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穷学生，可能一无所有，也可能拥有一切。

但聂鲁达本人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他们分开的细节。

只知道那些木梨，他一个也没有吃，全都视若珍宝地收藏了起来，它们是他少年时代里第一份私密的信物，也见证了他爱情的源头，秋阳朗照，水流潺缓，干净又清凉……

4

十五岁那年，聂鲁达第一次见到大海。

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学校的文学作品中对大海有了朦胧的认识，但显然，仅凭文字的勾勒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好奇心，他渴望了解大海，渴望身临其境，深入其中，就像是一种爱情的召唤。

他回忆道，“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宽阔的陌生河流上航行，在夹岸的青山之间驶向神秘的大海更能打动他心灵的了。”

在大海边，他终于看到了无边无涯的波涛，高达数米的巨浪，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竟让他产生了奇妙的胜似恋爱的感觉，仿佛自己触摸到了掩埋在海洋深处的宇宙的心跳。

于是，倾听大海，用心灵与其交流静谧和孤独，用手指在沙滩上写下诗句，那一刻大自然赐予他的能量和启迪，从此连接了他的一生。

1921年，十七岁的聂鲁达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前往圣地亚哥上大学。

大学时代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还要饿肚子，但他从未放弃过写作。那个时候的他，满脑子都是诗与远方，梦想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在阴冷苦寒的岁月里，指引他前行的方向。

或许在旁人眼里，他只是一个喜欢披着西班牙斗篷的沉默腼腆的穷学生，一双破旧的皮鞋，一张苍白的脸，像个孤独的稻草人突兀地来到了城市中心。

那时，新的文学流派的热浪也在正在校园上空聚集、发散，而他羞涩内敛的性格却让他不由自主地躲进了诗歌。

诗歌就像泊在静海之中的贝壳，他藏匿其中，在自己的小宇宙里，慢慢孕育出光芒熠熠的珍珠。

192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夕照》出版了，他抱着书走在大街上，心头涌起海啸一般的狂喜。

不久后，他以游子和年轻诗人的身份回到特木科度假，大自

然用最美的星空迎接了他。

半夜时分，天空中繁星涌现，那是来自南极的星群，汇合在山谷上方，一路向远方铺陈而去。他站在寂静的星空下，望着恢宏梦幻的宇宙，不禁心旷神怡，文思涌动，于是扑向书桌，如痴如醉地写下那些关于自然的史诗。

5

一年后，二十岁的聂鲁达又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脍炙人口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同时也是他最为珍爱的作品。

同样出生于南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聂鲁达有一双“点石成金”的手，但凡他触摸过的事物，都会变成诗歌。

而这本诗集的诞生，也让聂鲁达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继而成为爱情的代名词。

这些炙热又潮湿的文字，抒写了他青春年代对爱情的憧憬，对情欲的探索，有着浓烈的伤感，也有着隐秘的欢愉。

“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的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河流、浩浩荡荡的河水持续不断地流出海口。”

十五岁那年，他第一次从因佩里亚尔河乘船驶向大海，第一次听见大海的轰鸣，海鸥的鸣叫，那种灵魂深处的震荡，如波涛一般涌进文字和生活。

写这本诗集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因佩里亚尔河岸的码头，在一艘被弃置的救生艇上，聆听身体的潮汐和不远处浪花的低语。

他说，“青春时期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欲，还有因佩里亚尔河及其河口帮助我写下了这部诗集。”

在草稿纸上，他写下入海口海鸥振翅的声音，写下雨点似的亲吻，写下缄默无声的倾慕，也写下永不枯竭的爱意。

在诗里，爱是一个孤独又美妙的动词，爱也是情欲本身。

记得木心先生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女人的肉体就是一部《圣经》，那么读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就会感觉他的青春就是一部冗长的性压抑史。

木心写情欲是，“我纷纷的情欲，覆盖了唇涡，胸埠，股壑，平原远山，路和路……”表达手法依旧是江南水乡式的优雅精致，如暗夜纷飞的雪，大而寂静。

到了聂鲁达这边，应该就是滂沱的情欲了，就像南美蛮荒的西部那暴烈的雨水，浸入骨子里，流淌成狂野的血液。

他们一个是将爱情反复默读，静静等待雪崩，另一个则是用他的笔，滚烫的字句，深情又暴烈的心，在诗中制造一场爱欲的海啸。

当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面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人在心动和伤感之余猜测，这些情诗是写给哪一位姑娘的。

直到诗集出版三十年后，守口如瓶的聂鲁达才在智利大学的

一次演讲中透露他的情事，诗歌中对应的姑娘是他在圣地亚哥读书时的同学，后来转学。

她叫阿尔贝蒂娜，聂鲁达称呼她为“玛丽松布拉”（Marisombra），在西班牙语中，这个名字正是由“大海”（mar）和“阴影”（sombra）构成。

玛丽松布拉比聂鲁达大一岁，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大家闺秀，她和聂鲁达曾在一堂法语课上用纸条传达情意，也曾城市的某个隐蔽角落激情幽会。

在聂鲁达的回忆里，她喜欢戴一顶灰色的贝雷帽，眼睛犹如特木科湿漉漉的星空，流露出无限的温柔，皮肤像鸥翅一样柔软，洁白，宁静，她的身上萦绕着飘忽不定的校园里忍冬花的清香……

一如诗歌里所表达的那样，他为她神魂颠倒，辗转反侧，但她对他的情感，却一直像大海一样神秘莫测，阴晴不定。

玛丽松布拉转学后，两人相隔数百里，聂鲁达经常给她写信，用笔尖倾诉相思，却极少得到回复。她的若即若离也给他幽闭的青春留下了不少痛苦的阴影，让他在爱与性的惶惑中饱受折磨，就像身处一场幻梦，空有眼泪和亲吻的余温，却仿佛从未拥有，闭目即已逝去。

爱情太短，遗忘太长，聂鲁达苦恋了玛丽松布拉十一年，但他对她的爱，贯穿了在疯狂的情欲中迷途的青春，依旧可以在诗